

輓歌

我們來到一口井，倪倪取出了二胡，在井邊的晚風中拉鳴。她瞞父親說要到樂團練琴，溜到幽靜井邊，相伴坐在涼亭外的滑石上，倪倪側過身時唇邊還帶著下午幫忙曬鹹魚的腥味呢。

方路——微型小說集



輓 elegy 歌

• 方 路 微 型 小 說 集 •

有人
出版。

有名 系列 3
the name

有名 系列 3
the name

輓歌 Elegy

方路微型小說集

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
「文學出版基金」2005年度小說組優秀獎，並由該基
金資助出版

作 者／方 路

責任編輯／曾翊龍

封面設計／龔萬輝

內頁設計／陳文禮

校 對／陳文安

發 行 人／楊嘉仁 周若濤

出 版／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(755513-K)

118A,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,

off Jalan Tun Sambanthan,

5047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+603 22739496

傳真：+603 22749496

網址：http://www.got1mag.com

電郵：got1mag@got1mag.com

印 刷／永聯印務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

馬新銷售／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
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 Bhd

8, Jalan 7/118B,

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.

電話：+603 91796333

傳真：+603 91796060

初 版／2006 年 12 月

售 價／馬幣 2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83-2812-14-3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編目資料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方路，1964-

[Wan ge : Fang Lu wei xing xiao shuo ji]

輓歌：方路微型小說集=Elegy／方路著

(有名系列；3)

ISBN 983-2812-14-3

1. Chinese fiction--Malaysia

2. Malaysian fiction (Chinese).

I. Title. II. Series.

895.1352

單純地搖櫓

自序

一個人到一座小山，那時是午夜。山勢不高，只是比地平線高些，這裡可以看到盆地生聚的燈火，一明一滅在霧中晃動。午夜水氣凝重，車鏡上沾了飽和的霧珠，下車的時候，山勢兩旁都是長滿很想傾談的寂寞的樹林。

漫行山勢，想看月光，中秋節的夜，一年裡頭算是放亮最耀眼的光芒吧。

傍晚時，接到侄女從檳城撥來的電話，第一句就問：五叔，中秋節有誰陪伴呀。我支支吾吾說看不到月光啦。印象中，侄女仍停留在稚年輪廓中，仍處在一種瞻仰成長的階梯。說著口音兀地長大了許多，已經可以和一班學院同窗聚在海邊共度中秋的月光。在電話中，她說在韓院中文系上課，開始和同學一起閱讀文學。冥冥中，我的家族可能增添一個可以分享文學的小輩了。

前些時候，接到父親電話，感覺是生平首次接到父親的

撥電，且是侄兒代打通的，父親說要來八打靈找我，在電話中，我問父親怎麼想到八打靈來，在這裡只有窄窄一間寄宿的租房呀。父親說，泰國的戲班要來大山腳酬神，可能可以交易少量的鴉片，要籌一筆款。父親說需要一千五百令吉，我說只有五百令吉，託父親到銀行開新戶頭再匯過去。

擱下電話，想想父親七十歲的身影，仍在晚年中忙碌，半生經營的沒落煙館，從中年到晚年，一個個熟悉的煙客已逐漸減少，在時光中病故。父親說，現在已沒有人抽鴉片了，貨源有限，價格高昂，沒人抽得起。進口少量，只是酬神祭拜時，派上用場。

中秋夜，撥電話給父親，問他銀行轉賬的款額有沒收到，他說去查詢了，這麼巧電腦故障沒辦法提款，職員替他查款項已匯入戶頭。父親在漫長的年歲中，很少和孩子傾談，父子的關係就如寂寞的樹林，想傾談又不知從何啟口。母親亡故後，近年回鄉才和父親重建一些互談默契，互談為一種十分含蓄如嘴邊喃喃的唇語。

在現實中，和父親對談不多，但在小說裡卻不斷出現父者的形象，或許是一種彌補的敘述，一種隔著時空重構的虛擬語音。

晚年中，父親的身影在紙上倒逐漸清晰起來。



1991年，在台灣《聯合報》副刊閱讀了詩人陳黎中譯一則巴西小說家歸馬雷·羅沙（Joao Guimaraes Rosa，1908-1967）

的微型小說〈河的第三岸〉，那是我的啟蒙時期，這則篇幅很短的小說，卻給我潛藏著無限的書寫動力。

從羅沙的小說，我領悟到書寫的一種可能，一種建立在深化的語境中，鋪成小說張力。這篇充滿意喻的小說所記述的河和人物，在多年後，我閤上眼仍可感覺到他們在紙上躍動。

1992年，在香港《素葉文學》雜誌閱讀了另一篇由鄭樹森教授中譯意大利小說家埃里奧·維托里尼（Elio Vittorini，1908-1996）的微型小說〈名字與眼淚〉，開拓了我另一種書寫潛在的可能，一種建立在詩化架構的語言，鋪成一句句內斂敘述所觸動的回音。

那是十五年前的感覺了，但這種感受仍持續，這兩位大師，至今為止我只讀過他們這兩則短文，在他們一生豐沛的創作中，這些文字如細水兩滴，可是卻為我帶來波濤洶湧的影響，這是料所不及的。

這麼說來，我只是在大師文字的大河中搖櫓，或許一生都無法踰越的水位。



這本《輓歌》收錄1993年以降完成的四十篇作品，十三年只得薄薄一冊書，創作不算豐沛，也反映了作者才氣的單薄。對我來說，短篇小說或許是我嚮往創作的文體，是今後尋覓的方向，微型小說則成了一種長時間複習的基本功，一種持續的鍛鍊狀態。

小說是情感寄生的四合院，透過人物、場景、情節、對話……，重構了一種建立在真實情感基礎上的無限虛構的真情。

這麼說來，虛構在小說中成了一種力學，可是對我而言，仍無法開拓其力學的深境，我的障礙仍攔在小說中不斷看到自己未經世故的情感，在小說創作中，這不是理想的方式，應自我期許且踰越而過，把豐富的情感移植到小說中的人物，使之躍然紙上，甚至力透紙背，這樣才能成就真正的小說。

1993年，剛從台灣回馬，寫了〈大水〉參加南大微型小說比賽，那是我開始在小說之河，單純地搖櫓，不確定自己是否會划向對岸，或划向河的第三岸。第一次競賽贏得頭籌，未必能催生作者更亮麗的成果，有時倒會帶來一定的負擔，以我為例，以為下一篇都會寫得比〈大水〉好，寫得更出色，但忘了創作原本就像一條長河，有時激起潮水，有時歸靜如湖。十年後，寫出另一篇〈偷葬禮的男孩〉參加相同的比賽，再次贏得頭籌後，也宣告我向這個競技場道別。

這本書，原本訂在今年六月出版，可是一再拖延至年杪，從大暑至雨季，從熾熱至潮濕，想來也反映出一個業餘作者創作的宿命，無法一鼓作氣鋪冊成書，一切都是在生活和工作之外累積的沉澱物，想來未必能成大器，只是維持一種書寫狀態。

《輓歌》的出版仍由幾個熟悉的製作伙伴負責，我在有人出版社的三本書都交託龔萬輝設計，分享他的美學成果；陳文禮的內頁制作，從《單向道》收放自如的功力，看出一

種沉穩風格；曾翎龍仍是我心目中的責任編輯，他對書的出版有本身一套的期許；陳文安是我的好友，也是我堅持由他來主導校對工作。這裡一并答謝。

2006年11月

卷一

- 3 輓歌
- 6 一棵樹
- 9 樹上旅者
- 12 飼養靈魂者
- 16 坐靈車上學
- 20 偷葬禮的男孩
- 23 旅行中的想念
- 28 陪師傅在工字架上散步

卷二

- 33 在廟前
- 34 預言者
- 35 遮陽板
- 36 一顆牙
- 37 野生雨
- 38 火車上
- 39 霧半白
- 40 黃昏河
- 41 春天逝
- 42 白欄杆
- 43 波羅蜜
- 44 小牛犢
- 45 消失在茶色的女孩
- 46 另一種鄉愁
- 47 棺語
- 48 晨光
- 49 二房東
- 50 貓

卷三

- 55 父親的河
59 緘口之河
62 河者
65 太陽雨
69 逃亡者
72 過河
75 哥哥受難日
78 大水
82 洞
85 公園的對話

卷四

- 91 背光旅者
93 問庵人
97 花圈記
100 Facing the River

附錄

- 105 〈坐靈車上學〉評審意見
108 〈偷葬禮的男孩〉評審意見
111 讓靈魂永遠相伴 石鳴（中國）
113 簡單而真實——
〈父親的河〉打開生命的景觀 林高（新加坡）
118 作品附加說明
119 作品發表資料
121 作者簡介

輓 elegy 歌

卷一



白菜園曬鹹魚的老江女兒倪倪，躍井死了。大嫂告訴我這個消息時，嘴唇還有些顫抖，好像剛從現場回來。

倪倪真的死了。

大嫂一見到我，邊忙著挑水到後院，把水缸盛滿水，邊忙著轉告我倪倪的死訊。倪倪從井底拉上來時，眼睛還睜開，弄進很多水，眼角不停溢出來呢。村人都說，倪倪死後流淚，死不瞑目呀，定會找人伸冤。我把收拾得亂七八糟的行李放置在堆滿木柴的後房，急著想到倪倪出事的井邊看一個善良女孩怎樣硬得起心，從井口躍下去。大嫂沒解釋得清楚，掉下井時，怎麼長了眼的人都沒瞧著。

春節回鄉，以為可以到白菜園探望倪倪，想給她一個意外驚喜，把一本回程前臨時買下的舊樂譜送給她。我是從一個老樂師手中買過來的，我弄不清是一首喜悅的曲子，或是哀怨的調。

鄉下稀稀疏疏幾家住戶忍不住春的誘惑，提早在庭院上放響了幾枚爆竹，似乎替我回鄉過年喝彩。

「這樂譜。」

「不好拉。」

「得用點心……。」

樂師的臉老得像身邊一把舊二胡發皺的蛇皮鼓，他捻亮一盞煤油燈，把樂譜折好塞進紙封遞給我說。從微弱燈光中看到老樂師兩顆眼球不動不閤，才知道是盲的。他沒說清楚，到底用甚麼心境來拉呀。那年離開鄉下前，倪倪說，想拉一首曲給我聽。她說鄉下小樂團，很難找到一本齊全的二胡樂譜，團員都慣了把旋律手抄在舊簿子上。

我們來到一口井，倪倪取出了二胡，在井邊的晚風中拉鳴。她瞞父親說要到樂團練琴，溜到幽靜井邊，相伴坐在涼亭外的滑石上，倪倪側過身時唇邊還帶著下午幫忙曬鹹魚的腥味呢。

「好一個女孩。」

「跳井自殺。」

「很慘。」

「都說給村長兒子盯上。」

「呸，那個瞎了半邊眼的兒子。」

「弄壞倪倪身子。」

「早就失去蹤影了。」

村裡人和嫂嫂串起倪倪自殺的事件時，都說著惋惜口吻。老江從曬鹹魚場趕到出事的井邊，把女兒從井水裡拉上

時，頭上的草帽還沒脫下，赤著身蹲在地上抽泣，眼淚滴在倪倪未閤上眼睛的臉上。村人說老江蹲久的背影像在曬鹹魚。返鄉時，經過村口村長舊屋，屋前垂老的楊桃樹還貼了纍纍果實，大門對正，擺幾柱燒著的大龍香，地上鋪滿剛熱鬧過的紅鞭炮屑。

倪倪在樂團時，臉上常掛一澤酒渦，釀了好甜的笑容。我和她促狹時說，以後定要在她好深的酒渦上沾酒來吮呢。她拉的二胡，調子總是低沉和哀怨，兩根弦，一把弓，左手五指上下滑動，弦聲就拉了出來。倪倪有時隨樂團到鎮上廟會酬戲，坐在一堆團員裡合奏，但我更喜歡聽她在台上獨奏，擠在焚香塔爐邊溢出了一頭汗珠，等她拉琴，不久琴聲就引來好多掌聲。她說過，拉得最好的二胡大師是盲的呢。我離開鄉下時，剛過春節，屋前木槿開了滿樹的紅花。

「一定回來哦。」倪倪說。

「一定會的。」我說。

和倪倪道別後，在很遠的城外燒窯廠打工，日夜不分挨了幾年，皮膚燒黑手掌結繭，積來身邊一點儲蓄，想著倪倪，打算回鄉後可到白菜園向老江說要和倪倪在一起了。大嫂卻在我提了好重的行李抵家門時，告訴我春節的死訊。一首回鄉輓歌。

我在砍一棵樹。

波羅蜜樹。

母親從屋寮出來，走到樹下看我。她說：「下山吧，天快黑了。」我看著樹身出現了很明顯的凹陷，新鮮的樹脂還沾在木屑上。我把斧頭擱在樹頭，黏黏的汗也沾在額頭上。

天，看來真的快黑下去，但我仍不想離開。

看著樹身凹進去的地方，我聽到母親又說了一次：「天快黑了。」濃密的樹林把重疊的山影遮去，或者說，濃密的樹林，本身就是重疊的山影。我蹲在樹頭休息，想等母親下山後，繼續砍伐這棵樹。

「別老是往哥哥砍過的地方砍啊。」母親像在喃喃自語。

哥哥砍了許久，在樹身砍出明顯的記號，停下來，坐在樹頭下磨斧頭。樹身很硬，把斧頭的刀鋒弄鈍了。磨刀的時候，哥哥總是閉上眼睛，好像要聆聽刀鋒上傳來的低語。樹上掛著許多碩大的波羅蜜果實，哥哥爬上枝桠，用製好的椰葉果袋把它們套住，免得周圍糾纏的黑頭蒼蠅，為果實沾上細菌，腐壞了。遠遠看，像一顆顆掛好的頭顱。

「下山吧。」

那時我也是這樣聽到母親叫喚，但哥哥並沒有離開那棵樹。繼續持著斧頭站在樹下砍伐。巡邏兵來的時候，把樹圍成一個圈，似乎害怕哥哥逃脫。但哥哥並沒有逃，只是持著利斧砍樹……。

母親看我抹著額上的木屑，沒有離開的意思。她蹲在屋寮前捲好一根草煙，點燃後吸了幾口說：「哥哥就是要砍這棵樹，結果給巡邏兵開槍打死了。」

哥哥被槍打中身體時，我還看得很清楚，他微微顫抖了一陣，不十分明顯，胸口像一朵冒開的紅花蕾，逐漸擴大。砍樹的回音，漸漸消退，靜寂，最後靜成一座沉鬱的山。

「跟他們下山吧。」母親站在屋寮外，擔心看著哥哥額頭上的汗已經滴在眼角上，但哥哥並沒有抬起頭。

「戒嚴了。」

母親說，巡邏兵要哥哥跟他們到山下的警察局，但哥哥並沒有放下手上的利斧，直到聽到槍聲，才看到他緩慢地放